

初春，购得《苏东坡新传》一书，为李一冰先生所著，上下两册，近千页。全书选材细致严苛，史料丰富详实，以苏东坡的诗词为线，还原了立体、鲜活的苏东坡形象。

春天事杂，鲜有闲时间，遇见心仪的书，又不想走马观花，这书便读得极慢。从“微雨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初春读到“花褪残红青杏小”的暮春，边读边记，书读完，竟也写了几十页的摘录。

既知“此身非我有”就该“忘却营营”；既知“高处不胜寒”何不“江海寄余生”？苏东坡一生无论身陷什么样的境遇，都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他的从容旷达、乐天洒脱自带光芒，让每个仰望他的人，内心都如朗月照彻。

《雨天的书》是文友寄来的，书是周作人先生的自編集，装帧小巧精致，再加上这书名，未读，就已生欢喜心。《雨天的书》收录了《喝茶》《北京的茶食》《故乡的野菜》《乌篷船》等脍炙人口的名篇。所收录的散文或闲适或温情，当然也不乏反讽与思想讨论，整体文风“明净雅致、疏淡闲远”。

夏日的午后，蝉鸣聒噪。沏一杯绿茶，打开《雨天的书》，读三五文，便蝉声不闻，通身舒畅。“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，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，生活才觉得有意思。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”，这种生活多美好；“吃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，清泉绿茶，用素雅的陶瓷茶具，同二三人同饮，得半日之闲，可抵上十年的尘梦”，这种生活多惬意。

《见信如面》是一本书信集，收录了鲁迅、徐志摩、朱生豪等国内名家的书信。读鲁迅写给许广平的情书，看他对许广平种种奇特的称谓和自称，不禁莞尔，不由感叹：这就是爱情啊！如果没有许广平，鲁迅才只是冷峻的思想先驱者；有了许广平，鲁迅才不光是思想斗士，更是一个多情的丈夫、有趣的男人。

《见信如面》整本书里，我最喜朱生豪的信。他的情书透露着天真、率性，那一行行文字就如晶莹剔透的珍珠，像天地孕育出来的那般自然可爱。

这本书是一段日子里临睡前读的，书放在枕边，夜深人静，秋虫呢喃，拿起书，随意读几件名人的书札，感悟他们的深情款款，当然还有他们的家国情怀，是一份难得的享受。

书架上有汪曾祺先生的《人间草木》，前年读过，去年读过，今年又读。有人说“在汪老的笔下，花开成景，雨落成诗”，确实如此。汪老的文字值得一读再读，读汪老的文字，就是对心灵最舒服的慰藉。

刘亮程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，文字里有纯净的诗意的美，打开书，喧嚣的世界就安静了。

世事繁杂，日子飞快，好在依旧能坚持闲时读书。而读书，使内心沉静柔和起来，让日子也充盈起来。

风中的鸟巢

□孔祥秋

我看了许久，确定那是一个空巢。

树木，我是喜欢的，这棵挺立在荒滩上的树，却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孤独，而枝头那个鸟巢，又让我心底涌起某种凄凉。

这守望的姿势，这呼唤的姿势，没有回应，只有一缕一缕的冷风洗掠着这份执着，所有的温暖都没有了，只剩下纵横如铁的骨感。是的，即使冬天有阳光，但阳光打在这鸟巢上，丝毫也不沾染，都一滴一滴地滴落在了地上。鸟巢，只有冷冷的黑，空空的灰。这是一种蚀骨的寂寞。

候鸟迁徙的季节，那鸟儿应该是向暖而行了。

候鸟，有故乡吗？心底忽然就生出了如此一问。四望无人，问也是自问，答也是自答，听也是自听。自问一句，好心疼；自答一句，好茫然，自听一句，好惆怅。千里的远方，老家那残破的院子已无人亲近，多像这风中的鸟巢。

我，不就是那候鸟吗？

哥哥姐姐们成家立业，父母也先后老去，我是最后一个离开那老院的，老家的破败，我感觉是我的一种罪责。

中午，女儿回家吃饭，我问她：“你说你的故乡应该是哪里？”我以为女儿会思索一下，因为母亲现在的城，父亲曾经的乡，应该要让她有些思量，不想她不假思索地说道：“老爸，说什么故乡，对于我来说，没有故乡，哪里能生活好哪里就是故乡。”

的确，女儿十几岁求学外地，工作南北周折，对于故乡，也就是所谓的老家，或许就是这样概念淡薄。我一时愣在那里，不知道再说什么。可那风中的鸟巢，悬在我情感的高处，让我再次思念起故乡。

说起我的故乡，并没有太久远的历史。我老爷爷的老爷爷，原本出身于书香门第，但他更爱耕田牧羊，在一个月亮弯弯的夜里，他扁担的一头挑着厚厚的家谱，一头挑着种子，悄悄离开了家。大运河边一片人烟稀少的地方，他将家谱放在草棚子里，将种子撒向荒野，于是，一方姓氏在那里枝繁叶茂起来。

这被我称为故乡的小村子，于老爷爷的老爷爷的心里，不也是他乡吗？

在那棵鸟巢孤悬的树下，其实我徘徊了许久许久，而荒草丛中的一些残砖破瓦，让我陷入了另一种沉思。那里，曾经是一处古村落，或许是难耐海风越来越凌厉的侵蚀，终于举村远迁了。迁徙，不仅仅是鸟雀们的选择，也是人们的选择。

浪花对源头的回望，落叶对树根的思恋，都不影响河流对海的向往，树木对天空的探寻。岁月不就是废墟与废墟的叠加吗？我们，要学会告别。

是啊，祖辈们都懂得不破不立，我们不必太纠结于一种情结。故乡铸就了我们的骨与肉，但这不应该成为羁绊我们思想的缰绳。一个旧巢的老去，也就意味着远方一个新巢的欢乐和沸腾。一寸征途，一寸抵达，向前向光，一切颠沛其实都是幸福。

腊月渐近，春节不远，这本是人们回归老家最踊跃的时刻，我却写些这样有悖传统情感的文字，可否被视为大逆不道？不，这不是背叛，这是无奈，许多故乡是回不去的。那个搂你在怀里的人，那个将你举过头顶的人，都不在了，那杂乱交错的老院子，怎么还能盛住一丝一缕的阳光？在此时冬日的风中，被孤树高举的鸟巢，一旦在某个寒冷的冬天被遗弃，就再也回不到那叽叽喳喳的春天。

风中的鸟巢，是一段往事，是一处远方，尽管许多人一次次用泣不成声的文字向往事和远方倾诉，可如果让我们回到那饥困的时光，谁愿意逆寒而上？如此，我们不必用怀恋来难为自己，而更多的是将家谱揣在心中，放眼于田野，放眼于种子最适宜的春暖花开。

候鸟，暖来寒往，在云天里悠荡，像不像谁荡秋千的童年？这样想，或许我们会轻松许多。



元日

□于金元

东方之日，
艳艳红兮。
倩倩一影，
娇娘婉兮。
邂逅相遇，
只淹留兮。

东方之日，
红艳溢香。
倩倩一影，
宛如娇娘。
邂逅相遇，
与子偕臧。

新年感吟

□柳林

鬓染风霜不染尘，
波澜雪月盼阳春。
那年那日未停步，
今岁今生有砺耘。
寒夜虽长终远去，
韶光即逝也留痕。
酸甜苦辣添加剂，
助启新程赶路人。